



弗 兰 科 著

在好人中间

大 海 达 愷 译

在 好 人 中 間

〔俄〕弗 兰 科 著

大 海 达 惜 譯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0.

И. Франк
Среди Доврых Людей

本書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俄譯本轉譯

在 好 人 中 間

原 著 者 [俄] 弗 兰 科
翻 譯 者 大 海 达 惶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耗 1/32 印張：7 3/8 插頁：1 字數：147,000

1960年2月第1版

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13,000册

統一書號·10078·1384

定 价：(九) 0.82 元



弗 兰 科

CAEP71/03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偉大的烏克蘭古典作家弗蘭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。全書共收短篇六個。

《在好人中間》，通過一個少女的不幸遭遇，揭示了舊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以及他們的卑劣靈魂和罪惡心理。

《和奧列克沙的會見》是一個自傳性的短篇。短篇反映了當時烏克蘭勞動人民嚮往幸福生活的理想，抨擊了統治階級對具有進步思想的人民的殘酷迫害。

《不會勞動的人》是一個童話，情節生動、引人入勝。童話熱烈地歌頌了勞動的偉大，鞭撻了剝削階級不勞而食的、可耻的“寄生蟲”生活。

其他幾個短篇也從不同的角度、以不同的藝術手法描寫了勞動人民的高尚品質，刻劃了各種剝削階級的丑惡嘴臉。

目 次

和奥列克沙的会见	1
一个普通人	22
一个被唾弃的人	31
在好人中间	40
潘塔拉哈	65
不会劳动的人	135
俄译本后记	223

和奥列克沙的会见

米龙·斯托罗日的故事

我是一个受人诅咒、为人痛恨、被赶出“君子”圈子的人，——一句话，我是一个叛徒。叛徒——这是最恰当的说法。但这不是说，譬如，我的良心会责备我或者发生其他类似的事情，——不，这只是说，“正人”们（如果您愿意，可以称他们为“富翁”、“有势力的人”、“实权派”——实质上是一回事）把我从“正人君子”的社会里赶了出来，——就是说，从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赶了出来。这是完全合理的！我的名字和另外几个和我一样的人的名字“在当时”传遍整个边区，成了所有“和善而又忠于君王的公民”的恶魔，在他们那儿我的名字和“政变”、“革命”、“残杀”的概念连在一起。虽然，当“现政权的保卫者”发出最强烈叫嚣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同志却安静地坐在监牢里，让短暂的生命一天天无声无息地过去。但即使事情真的并非这样，即我和我的朋友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政变和革命——但这又会怎么样呢？难道我曾经坐过牢这样一件事实，还不够让“正人”们永远污蔑我吗？但是，全才万能的法庭真的判我有罪，真的在我身上找到了革命的天性，在我的血液里发现了法国“政权保卫者”在一八七二年^①没有来得及完全吸尽的那一滴血，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比汽油更能燃烧“和善的公民”

的房子的一星火种。一句話，在法庭上我成了一个渾身有罪的人，——就是說，“君子”們的鄙視和詛咒是完全應該的。

我对此毫不抱怨，因为，当我走出監牢的时候，我就感到自己象鳥兒飛入空中一样自由（象德國人所說那样——Vogelfrei^②）！誰知道我甚至会覺得如此輕鬆愉快。当时我感受到有一种类似毕业生走出校門时一样的心情。他手拿着一張成績優良的畢業文憑，头脑里閃耀着愉快的假期生活的远景。我也學完了“君子”們的各种課程，和他們一起坐了多年，畢業时也得到了一張文憑，虽然跟普通文憑写得不完全一样，但总算把我釋放出来，不再讓我在这張可咒的課桌上坐下去了。我走到街上，吸到了新鮮空气。我的头脑里涌起很多新的念头，新的印象，其中忧郁而又幸福的歌声越来越显得清晰了：

所有的桎梏逐渐扯断，
是它把我們跟旧生活連在一起！

由于心脏的激烈跳动，我感觉到、理解到、認識到这是真理，認識到桎梏被扯断，認識到从前的生活結束了，——在第一分鐘，在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空气的时候这已足够了。

的确，不管感情多么强烈，都不能一直燃燒，——不会一生都怀着这种感情。在第一次激起兴奋以后，感情很快就冷

① 这里是指資產階級对巴黎公社参加者的血腥鎮压。——俄譯者

② 德語，同时有两种意义：“鳥一样自由”和“失掉法律的保护”。——俄譯者

靜下来，而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較為清醒了。叛徒的生活是无人理睬而为人痛恨的，就連不久前还为自己的友誼而賂咒的人也要远而避之，——任何人对这种生活很快会感到厌烦的。的确，当你見到第一个碰到你而避开去的人时，——你会唾他，并且会說：“笨蛋！見他媽的鬼！”当你見到第二个，第三个这样的人的时候，——仍然会这样！但最后你自己会开始感到痛苦、煩惱、失望。“这怎么啦，”你会默默地想，“我真的是那样卑污可怕，还是这些人把一切都看反了呢？”“不，”你会回答自己，“这全都不对。問題在于他們是‘正人君子’，而你……呸，算了！”这种結論是无法駁倒的。只留下两条路：或是极为沉痛地扯碎你身上的最后几件“法衣”，痛哭和感叹你自己也曾是“正人君子”的那些永不回头的时光，朝着“十字路口和大街上”走去——向每一个“君子”請求饒恕那些可怕的、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罪行；或者永远唾弃这全部“喜剧”，把“十字架”背在自己身上，——換句話說，自覺地、迅速地、坚决地去参加叛徒和被唾弃者的队伍，勇往直前，徑自去找和自己同道的人。我当然是这样做了，——請您相信，我这样做不仅沒有失去任何东西，相反，我达到了一个目的，我現在能用愉快的、批判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一切，这在那些“正人君子”是完全难以做到的。

生活在受人詛咒的和被“君子”唾弃的人中間，很自然会想起他曾經遇到过的、所有跟他一样“受人詛咒的人”。我也很快就想起来了。实际上我應該比別人更快想起。因为我不仅認識这种“受人詛咒的人”，——不，他們还是我的自己人呐！我們一族，即所有姓斯托罗日的人，老老少少都是这种人。整

个村子里没有一个“君子”在講到斯托罗日时会不加上这样的话：“这些强盜，愿他們受到千刀万剐。”但这还不够。斯托罗日一家是街談巷議的資料，而且是为全村社；正确些說，为村社长官替罪担过的人。田地里发生糟蹋庄稼的事情——牲口吃掉或踏坏了麦子，但肇事者没有找到，——那末，罪名就落在姓斯托罗日的人身上！要是有人会在树林砍伐树木，而护林人又沒有看管得好，那就有人会徑自跑到姓斯托罗日住的地方去，尽管一个人也沒有找到，但还是滔滔不絕地用各种恶毒的謾罵，在“这些小偷和强盜斯托罗日一家人”身上发泄自己的憤怒。村社长官对斯托罗日一家人的話和辯說从不理会：“全世界都知道你們在撒謊，廢話連篇，你們連上帝也打算出賣！”鎮压、拍卖、罰款、义务派工——所有的事情象从破袋里漏出来似地首先落在斯托罗日一家人身上。一句話——全都是象我一样被唾弃的人！

要不要談談斯托罗日一家人在这种条件下的不幸生活呢？他們兄弟三个（我是他們的堂兄弟）。他們的父亲，即我的叔父死了以后，他們共同分了一块小小的地；服完兵役，結了婚，就开始“跟穷神打交道”。他們从童年开始就不和睦，——不，我在撒謊，有一段时间他們比誰都和睦、比誰都情投意合，——但有时他們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得头破血流，相互拉着头发，好象完全失去了理智一样。显然，在把父亲的小块土地一分为三的前后，他們过的是穷日子，并且怎么也无法养活自己。起先一切也还馬馬虎虎过去了，但不久他們的倒霉的性格把所有的“君子”，即比較富有的人都变成了他們的对头。

还在年青的时候，他們三兄弟在我們村里就显得与其他

年青人不同了，象人們所說的那樣，“非常愛打架，象火藥一樣，一點就着！”話說得稍微尖銳一些或者稍微有些不妥當，他們就會暴怒起來。特別是在小酒店里，只要有斯托羅日兄弟在，就很少有不打架的日子。有兩個人在吵架——他們馬上就去袒護弱一些、窮一些的一個。沒有一個富人沒碰過他們的釘子。但不久他們被征入伍，服役十二年。他們的父親死了，房子空了。這幾年里地由我父親種着，同村人漸漸地把斯托羅日一家人給完全忘了。但他們回來了。大哥奧列克沙第一個回來（其他兩兄弟還要服役一年），馬上就請人說媒。最初我父親也幫過忙。這樣，我們的奧列克沙就和奧列娜·瑪連楚柯娃結了婚。瑪連楚柯娃的父親根本沒有財產，奧列克沙也沒有錢可以使自己出人頭地。第一年他還可以耕種他父親留下的全部田地，還能馬馬虎虎過日子。但一年以後兩個兄弟退伍回來了——開始是不和睦，然後爭吵，最後則為父親的遺產而打起架來。全村傳着一種可怕的謠言：聽說斯托羅日兄弟關在房子里，相互用斧頭砍劈——誰也不讓進去，只聽到叫喊聲，血徑自從窗口噴射出來；還說：他們要打到只留下一個人；讓這個人得到全部財產……等等。這些傳說中只有一點是真實的：斯托羅日兄弟不願意告到法院去，想自己來分父親的遺產，這樣自然就弄到打架地步。但是分還是分了，而且事後誰也沒有聽說他們因分家而相互抱怨。

在村子里，除了他們打架的傳說以外，從前的各種老眼也都翻出來了。“看，強盜們回來了，——又要打破別人的頭了！他們怎麼會沒有在外面送命呀，怎麼會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呀。”村上大部分財主都是一面搖著頭，喝着伏特加酒，一面

談論着。不幸得很，正好关于打破头的那些話立刻實現了。不久斯托羅日兄弟又象从前一样开始在小酒店里当好汉了。但士兵生活在他們身上留下很深的痕迹。現在他們显得态度冷漠，回答任何問題粗声粗气，象用斧头砍东西一样，而在看富人的时候眼光比从前更斜了。从前至少还怕怕长官，而現在什么也不在話下！恰恰最恨村社长官，——他們对长官无论什么事从不讓步。有一次，奧列克沙罵村长和村丁：“吸血鬼，强盜，刻薄鬼，靠村社财产发了財，現在反而神气起来了！你們这些卑鄙的猪倌，我把你們全都……”但村丁沒讓他說完，就把狂怒的他一把抓住，拖到公用谷仓里去了。——这个谷仓經常空着当“板房”。

这种口头进攻还算是客气的。奧列克沙不喜欢多說廢話，而喜欢馬上抓起瓶子或者其他器皿朝別人头上扔去。我們从前的村长就是被他用这种方法打成終生殘廢的。因为他发现在村长当权期間財庫里有五百元錢不翼而飞了。村长年青，爱漂亮，喜欢利用机会調戏年青妇女；奧列克沙的瓶子把他的臉打成象新耕的田地，結束了他的这种爱好。自然，奧列克沙因这件事整整坐了六个月的“学校”，但村长可也給“教訓”得不輕。

不仅是村上的长官，就是“大人”，即城里的官吏，奧列克沙也不会怜悯他們。對他們很不客气，講話不見效，就不惜動手。特別是那些小法官、稅吏及其他各种吸血鬼，他們在各个村子里常常把自己装扮成大人的模样，但經過我們村子的時候总是提心吊胆，主要是提防碰到斯托羅日兄弟。这是事实，因为有好几个这样的坏蛋曾經被斯托羅日兄弟狠狠的教訓过

一頓。這使隨時要忍受大爺們的鄙視和冒罵的窮人感到很高興，然而村長却感到心神不安，因為他要在縣長面前負全部責任。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們是不惜對“強盜”採取罰款和逮捕的。有一次，縣長大人本人經過我們村子的時候，竟也碰了奧列克沙的釘子，而且碰得很厲害。這還是一八七二年夏天霍亂流行時的事情。縣長和县醫一起來了解病人的數目。自然，縣長是站在街中心，只是大聲謾罵“鄉下人”。而縣醫大人又駭怕又耽心，到處罵人，挨家挨戶地串着門。……他听了村婦和庄稼漢的話以後，也不走進屋裏去看看，却責怪他們為什麼不做這個或者那個，並且趕快退到街上。

“怎麼樣？”縣長問他。

“一點希望也沒有！”縣醫大人總是這樣回答，而且通常還要加上一句：“願他們五雷轟頂！”或者：“該死的庄稼漢！——人快死了還要喝酒！”

縣醫大人當然不會說他沒有親自看過任何一個病人，最好誰也不要看而徑自上鄰村去，那兒的地主家已為他們准备好豐盛的晚餐和舒適的臥床。縣長是一個“自覺的人”，決計不會無視自己的“義務”。

但是在斯托羅日一家住的地方，還有一場很不愉快的爭吵等待着他和縣醫大人。村婦們一面哭，一面請求縣醫上屋子去看看病人，但縣醫對她們的這種請求只報以詛咒和冒罵。村婦們大聲地哭着，跟在縣長的車子後面，沿着村子走去，但她們不敢走近。越來越多的人跟她們匯合在一起，其中有男人、小孩，也有婦女，他們責怪着，吓着人。大家就這樣一直走到斯托羅日一家住的地方。奧列克沙正在屋旁忙着什麼。

他看見了牧場上的县医，妇女們正在請求他到这一个或那一个病人那里去看看，但不能如愿以償。奥列克沙看到县医在对着她們大声叫喊，一面罵一面退到街上。村妇們哭了起来。奥列克沙走到她們跟前，問那儿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您知道，”一个妇女哭着說，“一个可恶的刻薄鬼說是来看病人。我請他去看看我的丈夫，他吓慌了，开始暴跳如雷，大声罵人。‘滚开，老太婆！’‘滚开，老太婆！’天哪！我就問他，‘那末大人上这儿来干嗎？’但他听也不愿听就跑开了！”

奥列克沙听了这些話真的气昏了。

“他，这个懶汉，錢倒要拿，但病人連看也不看一眼！等一等！我替你說去。”

于是奥列克沙象从前一样，馬上沿着牧場跑了过去。村妇們哭哭啼啼地跟着他。他們跑到的时候，剛好县医坐上車子想离开了。

“县长大人，”奥列克沙从老远就喊起来，“您們这算是什
么規矩？”

县长回过头来，命令停車。

“还要做什么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，这是什么規矩？”奥列克沙走近說。“县医大人上这儿来看病人，但是他自个儿連一間屋子也沒进去瞧瞧，只是罵人，不停的罵人。”

“胡說，流氓！”小个子县医給吓坏了，用尽全力喊。

“大人自己在胡說！”奥列克沙坚决地說，气得額角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。

“什么，什么，什么，什么？”县长嘟囔着說，一面从車上跳

了下来。

“您听到什么就是什么！这算什么道理——县医大人錢要拿，但病人得不到他的任何帮助而死去！”

“嘿，你这穷鬼，你这流氓！”县长喊道。他鼓碰到了痛处——他工作不負責，还接受賄賂。“你竟敢当面乱叫？你竟敢？”

县长气得透不过气来，每講一句話，就涎沫飞溅。

“大人，”奥列克沙回答，“您別給大家开玩笑，再神气些的大人我們都見識过了！要看清楚，現在不是那样的时候了；誰会知道，——今天你还活着，但是明天已經沒有你这个人了！”

“什么，你还敢威胁人？喂，村丁，村长，把这个强盜抓住，把他抓住，他想打死我！”县长嚎叫着。

奥列克沙最不喜欢这种样子的“大人”玩笑。他怒气冲天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毫无礼貌地大罵起县长和县医来。县长喊叫了几声，但后来看到村妇們都开始附和奥列克沙，就不作声了，坐上車子，啐了一口，就命令上其他村子去了。

“愿你們这儿都生霍乱死去！”他罵道。

“你这刻薄鬼，吸血鬼，头一个死！”奥列克沙追上去喊。

从此，县长大人就認為我們村子是一个强盜窠。

在想起这一个不十分令人愉快的、而且是古老的故事时，我还記起了另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。当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，需要不客气地上哪儿去談一談，爭論一番，或者要求点儿什么的时候，——同村人就来邀奥列克沙上那儿去。“你去呀，你怕什么？你又不希罕他的怜悯，但是我們，什么都得小心！”奥列克沙，头脑简单，不管到处会替自己結下更多的冤

家，——他去了，而且当面給对手难堪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們的富翁們忘了自己的怨恨，亲昵地跟奥列克沙交談起来，跟他开玩笑，大家很为自己能躲在他的背后而滿意。但不愉快的事情剛一过去——好了，我的奥列克沙又成了坏蛋，强盜，小偷，还有天也不知道的称呼。穷人們虽然当时也看出事情的真相，但因为他們要靠富翁的怜悯过活，因之就不得不沉默，甚至还随声附和他們……

当我在“文明人”和“君子”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变得和奥列克沙在“正人君子”們中間所处的地位一样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这个奥列克沙·斯托罗日。“怎么样，”我想，“我是不是去探望探望他呢？这是两个有罪的、而且是犯类似罪名的人的异常有趣的会見。他会說什么呢？怎样接待我呢？”

这一念头我沒有思索很久。我弄到路费就坐上火車动身了。

第一件事，我自然是上自己的家去，即上我父亲的家去。那儿现在住着我的两个年青的弟弟——一个十九岁，另一个十五岁，还有繼父跟繼娘。繼父身强力壯，是“第一流的正人君子”之一。他很殷勤、很客气地接待了我，甚至显得过分殷勤。他向我打听最近的新聞、战事、柏林會議和威廉皇帝被刺事件，^①并且非常巧妙地避免提到我的“罪行”和我的“判决”。但是东拉西扯，最后还是談到了这个令人伤脑筋的問題。但是繼父对这好象不太感兴趣，因而，說了几句一般的、无关紧要

① 一八七八年德王威廉一世两次遇刺，反动派利用这些事件发动了对工人階級的进攻。——俄譯者

的話以後，就搖了搖頭，我們就轉到別的話題上去了。

我問起奧列克沙，並說想去探望他。

“噯，你，何必去看這個強盜！”繼父用輕蔑的口吻說，但馬上就收換了口氣。他的臉勉強地表現出冷淡的、無所謂的樣子。說：“好吧，如果你一定要去，當然可以，為什麼不可以，——你明天去探望奧列克沙吧。”

我很知道繼父的脾氣，從這些話里我意識到：兩年來他跟奧列克沙之間一定發生了相當重要的事情。我開始不露聲色地詢問起發生了什麼事，從各个方面探問，但除了普通的爭吵以外，什麼也沒有探聽到。而繼母甚至還用她那永遠阿諛的音調說，“現在父親和奧列克沙處得非常好，全村人都感到惊奇。”

這把我完全搞糊塗了。我懷着很大的興趣等待着明天去探望奧列克沙。

但是就在當天晚上，奧列克沙聽說米龍從里沃夫回來了，就跑來找我。我已經吃過晚飯，剛好想上打谷場回去睡覺的時候，看見奧列克沙跨着緩慢而堅決的步伐沿着河岸走來了。他的矮而結實的个子、長長的士兵式小胡子、灰色的大眼睛和半仁慈半諷刺的臉部表情——現在臉上露出親切的笑容招呼着我——這一切生動地使我想起了從前的奧列克沙。當時他年青、樂天，在家休假，抱着還是小孩的我，向河边走去，我死去的父親和一個族人在那兒捕魚。

“終於，終於碰到了，”奧列克沙一面走近前來，一面不慌不忙地說。

我們相互問了好。